

走过青春



邢仪眼中的陕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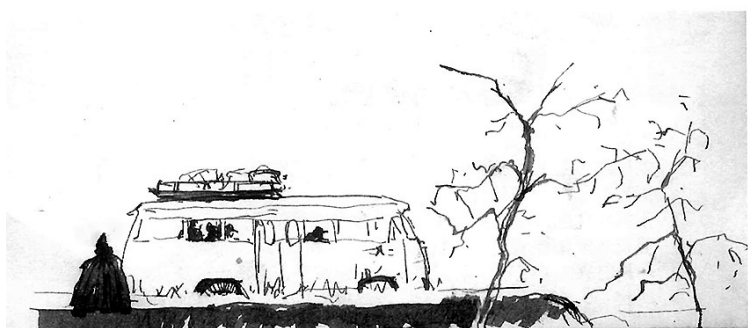
● 集市



● 赶集的老汉



● 拉着毛驴去赶集



● 汽车抛锚



● 卖猪

事情不论大小,都由细节组成。人们对事情记忆的深度,取决于对细节感知的程度。说说1969年1月6日,报名去延安插队的我去派出所转户口的事吧。

办公大厅里摆了几张桌子,其中一张上放着写有“户口迁出”四个字的桌签,一位40岁左右的户籍警察坐在桌后。

我走过去坐在桌前的凳子上,开始掏兜里的户口簿和转户口的介绍信。

“学生,你是转本人户口还是替别人转户口?转户口必须本人来。”警察上下打量了我一眼,说话了。

谁闲着没事给别人转户口?我没有回

插队转户口

王小雷

答,从兜里掏出了学生证,连同户口簿和转户口的介绍信一起递给了他。

“看来你是来转本人户口。”他对照了学生证和户口簿以及介绍信后,把学生证还给了我。

“在办理户口迁出手续之前,必须核实一件事:你是自愿把户口迁往陕西延安宜川的吗?”他正色问道。

“当然是自愿,我响应毛主席号召去插队,难道还有假吗?”感觉受了辱的我大声回答。

“当然不需要……”他愣了一下,盯着我细看了几眼。显然,他想不到一个不到十六岁的学生竟然冒出如此专业的词汇。

警察不再提问,开始在户口迁出登记簿上填写相关内容。我则默默地看着他的一举一动。

登记簿填好,他随即在户口簿中我那张户口卡片上盖了个估计是“转出”或“作废”之类的章。

“吡拉”一声,卡片上的孔洞摆脱了绳索的羁绊,独立于桌面上。

“手续办完了,户口集体转。交两分钱手续费,你就可以走了。”把已经缺少一页的户口簿还给我时,他一面说话,一面把桌上的那张户口卡片“转移”到桌子下面的纸篓里找它的“同类项”去了……

做月饼

和凤仙

炒面粉的,都忙碌了起来。随后,我们将洗干净的花生仁和核桃仁放到锅中炒一下,压碎,加上白糖。再用炒好的面粉拌好馅,用驴油和面粉揉成面团。老乡说,用驴油和面,做出的月饼皮是酥的。我们让揉好的面醒了一会儿,把醒好的面团搓成一根长条,切成小面团。然后把小面团压扁后擀成皮,月饼皮就做好了。

接下来,我们把月饼馅放在月饼皮上捏拢后放入月饼模具一压,然后倒过来一磕,一个带着美丽花纹的月饼就做好了。最后,我们将做好的月饼放在锅里用慢火烤,不一会儿,香喷喷的月饼就做好了。

做好的月饼虽说不如北京的月饼好吃,但毕竟是我们亲手做的。所以我们心里也是乐滋滋的。

插队的故事

田春好

1969年1月28日,我来到宜君县插队。过春节的时候,队里5名女生回北京探亲,只剩下我和另外一名女生留了下来。

一天深夜,熟睡中的我俩被狼的叫声惊醒。狼就在我们住地不远处嚎叫,吓得我俩不敢继续睡觉。我慢慢摸到窗台前,想把窗户关得更严实。

可我发现窗户根本就没有插好。当时可把我吓坏了,心想,万一狼从窗户外蹦进窝里,我俩就没了!

于是,我把窗户轻轻关好,然后我俩坐在炕上不敢睡觉。一直坐到天亮,狼不叫了,我俩才躺在炕上进入了梦乡。

第二天,我们听说昨夜队里的一只羊被狼叼走了。

插队第二年的一天,在收工回家的路上,我们看到了一只死猪娃。

天黑后,我们打着手电,把死猪娃抬了回去。连夜把猪皮扒下,内脏扔了,肉煮了,只放些盐,然后就开吃了。

由于大家很长时间没吃到肉了,太饿了,所以也顾不得吃死猪肉会不会生病,全都吃得津津有味。

不厌粪土

杨坚民

着鼻子,纷纷把水泼到了地上。老乡们见状,个个都惊呆了,眼睛都发了直。

那天早饭,我们每个知青只能干巴巴地嚼着自家送来的高粱面团子,连一口水也没喝。

原来老乡桶里的水,都是各家各户送饭人倒人的“百家水”。凉水、白开水、蒸锅水……五花八门的,什么水都有。而大部分都是各家各户味道不一的蒸锅水,因此水的颜色发红。

“蒸锅水也能喝吗?”我们纷纷质问生产队长。

“当然能喝了!不喝蒸锅水,把它倒掉岂不太可惜了!”

我们听了,个个哑着舌,沉思不语。随着时间的推移,珍惜每一滴水,已经成为我们每一个知青的自觉行动。每天做饭剩的蒸锅水,我们也会像乡亲们那样统统喝掉。

刚开始喝蒸锅水还真不习惯,有的女同学甚至恶心到要吐。可是时间一长,您猜怎么着?还喝上瘾了!不喝蒸锅水,喝别的水就觉得没味道。

后来,经过长时间的锻炼,我们每个人都过了生活关和劳动关。男知青由刚开始每天挣7分或者8分工分,到后来也能每天拿到最高的10分。在生产队,你能拿到几分,就得干几分的活。能够拿到10分的,都是好劳力,就得干最重的活儿。

那年的农历八月底到九月初,是生产队播种冬小麦的时节。10分的好劳力,都要手拿粪这项最脏、最累的话。

什么叫“拿粪”?当年农村缺乏农家肥,而我们村不但缺肥,还缺水。要想让冬小麦长势良好,就得从根子上考虑施肥问题。

播种冬小麦之前,生产队会把有关指标一一落实到各家各户,要求每户必须上交若干数量的大粪,还要求每户交给队里足斤足秤的两只老母鸡。当然队里照顾我们知青,只让我们交一只老母鸡。当时我们还没有像老乡们那样自家养鸡,只能大家凑钱到集上买,买到个头足够大小的老母鸡上交。

生产队在场院边支起一口特大号的柴锅,把所有的老母鸡都放在锅里煮,直煮到肉烂骨头碎。连同肉汤一起拌着黄土和大粪,然后将这些土粪挑到地里,每隔方圆十几米放一堆。

“好钢用在刀刃上。”既然肥料紧张,老乡们就有施肥的好招数:只把有限的肥料施放在小麦种子上和种子周边,一旦麦种发芽,就可以直接吸收到营养,又不浪费肥料。而这些施肥之人,就是“拿粪”之人。

一个长条状的柳条筐,用来充当拿粪筐。将其用羊毛绳吊在拿粪人的胸前。拿

粪人光着双脚,在粪堆前或蹲或跪,用双手直接将粪肥扒入到自己胸前挎着的筐里。

种麦开始,最前面,是队里的老把式吆喝着耕牛,老牛拉着犁,将麦地豁出一条垄沟。老把式的本事是既要使犁豁得直,又要使犁豁得笔直,而且间距还要一样,不可交叉。承担这项工作的,一般都是挣10分的农家里手。

紧随其后是点麦种的。点麦种,其劳动强度相对较低,可以是婆姨、女子,也可以由女知青承担。

您别小看点种这项工作,其实也很不容易,也得要经过培训上岗。一般要光着脚丫子,左手端着一个小木槽子,内装麦种。右手用拇指、食指和中指组成的三指捏,一捏种子的数量,要求在23粒左右。她们要紧紧跟在豁垄沟的犁后,把种子成撮点入到垄沟里,然后用光着的脚,踏实刚刚点下的种子。每小步的距离,也就是每撮种子之间的距离。

接下来,就是拿粪的用左右两只手循环抓起一把把粪肥,不偏不斜地将粪肥撒到麦种上,并用脚再踩实一下。

筐里的粪肥撒完了,就得赶紧再去就近的粪堆扒粪,必须紧紧跟在点种人后面,不能掉队。

最后就由一头牛,拉着一个大大的柳条排子,排子上站着一个人,来回将刚种下麦子的土地磨平,给裸露的麦种覆盖上一层薄土。由于塬上没有水,麦地的第一次灌溉和催种发芽,只能期待老天爷施恩了。

至于粪肥有多么臭、多么脏,那都不在考虑范围。仅就胸前吊着的这三十来斤重的粪筐,就把人累得够呛,还要紧紧跟着来回扒粪、撒粪,一天下来,把人累得骨头架子都要散了。而这项工作还不是一天、两天能够完成的,整个小麦播种季节天天如此。作为我们男知青,既然挣10工分,那么就必须坚持下来。好在我们没有一个是孬种,十几天的播种期,我们都坚持下来了。

在种麦拿粪的过程中,如果赶上在地头吃饭,双手沾满肮脏的粪便怎么办?地头可没有自来水冲洗洗手,更没有肥皂消毒。而只有各家各户送来的“百家水”。这些百家水也是有限的,是每家每户按各自家庭下地干活的人数定量集中送来的,每人只能喝上一碗水,不可能有更多的水供我们这些拿粪的清洗双手。

生产队为了照顾我们拿粪的,破例允许我们在分配饮用水之前,嘴里含上满满一口水,照着脏手边吐边搓洗。上述过程,只能再重复一遍,就算把手洗干净了。拿起团子就往嘴里塞,嚼得仍然是那么香!

现在想想,那是个多么肮脏的场景啊!而在当时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。

如今很多朋友,为亲眼看看日出,为了拍下那冉冉升起的旭日的画面去赶大海,爬高山,起五更,盼卯时。而插队期间,在我们塬上,只要天气晴朗,天天都可以看到破晓的日出和夕阳西下的落日。

东方的太阳在塬上刚刚露头的那一瞬间,就是生产队长招呼社员们开始一天活计的时刻。太阳西沉,社员们就会伴随着落日余晖收工回窑。

站在我们村子中央的最高处向四周望去,平展展的黄土地和道道梯田向四下延伸。那些光照时间长的平展地块一般都分布在塬上,是种冬小麦最好的地块。我们住在塬上的村民,距离耕地近,干活方便。

我们班同学刘京乐、肖宝瑞、鲍富强三个人被分到我们邻村插队。

一天,他们到我们知青点串门时,对我们说:“你们这儿吃水太不方便了,还得下沟驮。我们那儿沟里有的是水,天天下工都可以洗澡。”

当看到我们的劳动条件,又羡慕地说:“你们的耕地离住的地方近,干活真方便!”

接着又说:“我们村每天干活都得爬山,到了地头,把人累得够呛,哪儿还有力气干活呀!就这么每天一上一下,也得把人累死!”

黄土高原的可耕地大部分在塬上。塬上的土地面积大、平地多,即便有些坡地,也很容易改造成梯田,水土保持工作简单。

住在沟里的人,每天都要背着农具、挑着粪肥种子、吆喝着耕牛上山劳作。农作物收获时,又得把一担担黍米穗、麦穗和玉米棒子挑到山下,打场脱粒。就连喂牲畜的秸秆也得从山上一捆捆背回村里。而住在塬上的人,除吃水困难外,干活就方便得多。

“两利相权取其重。”能够把我们分配到塬上插队落户,看来还是值得庆幸的事。

我们社员每天上山受苦,分为三个时段:早晨、前晌、后晌。前晌和后晌干完活后,都是各自回各自窑里吃饭,只有早晨到前晌之间的这顿饭,是在地头吃。

我们插队期间,第一次下地干活的时候,到了饭点儿,放羊老汉挑着送饭挑子,把饭送到了地头。挑子的一头是个筐,筐里放着各家的干粮;一头是个桶,桶里是喝的水。放下挑子,这位老汉就会拿出一个标准杯,给每个人分水。他分的水不偏不向,每人一杯,桶里的水就被分配完了。

我看到分到自己碗里的水颜色发红,就寻思着:“这肯定是茶叶水!”

郭振林也好奇地嘟囔着:“这是什么水呀?”紧接着就尝了一小口。只见他还没把水咽到肚子里,就全吐了出来。

见状,我闻了闻自己碗里的水,就大声地说:“这是什么水呀?一股子馊泔水味!”知青们也各自闻了闻自己碗里的水,括